

永不消失的雪

郭全华

对于长期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我来说,中年后遇到一场大雪并不是很容易。每年严冬,天空中只要飘一片雪花,我都会生出几年甚至十年蓄积的期待,但大多时候都会落空。

但这场雪如约而至。我给顾客扫把,他费尽力气,喘着粗气把车前窗的雪推扫干净,他要急着赶路。这样的顾客有好几对。高速不知可行?他立即回答,导航路线是绿的,应该可以。今天是正月初七,昨天中国女足逆转重获亚洲杯冠军,可以说举国一片红,今晨所见,尽是冰清玉洁的世界。一位四川的顾客说,她家乡昨晚也下大雪了。看来雪不是独行客,是大部队的开拔。

站在门前,平日熙攘的街市,行人稀少且谨慎,雪还在腾腾而下,一切那么肃静。沉积于儿时的那些关于雪的记忆,全都冒出来。我看到了雪,大雪,多年不见的雪,突然觉得,有一场雪给热闹的春节助兴,是我们的福气。雪是自然的一个小小的延伸,它的干预,能让我们跳出惯性。这场不期而至的大雪,让所有被雪逮住的人,生出唏嘘、惊讶、赞叹或焦虑、烦躁、干嚎。

芸芸众生对雪最直接的抒

怀就是先用眼睛收拾一番,再用手机扫描一阵,然后把冒着热气的衣身投进广袤的雪野,让雪衬托自己(更多的时候是人衬托雪)。雪比冬奥会女足夺冠更有普适性。雪是亲民的,是直抵最底层的博爱者。爱雪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情感寄托方式。

我留在窗内,并不想让还在飘舞的雪花落进我的脖颈。雪花的晶莹和脖颈的温度并不相融,让脖颈融化雪是一种快感。我渴望雪,也许只是一种怀念,一种对自然的尊崇。人类的肆虐,对自然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。雪的莅临,仿佛一支浩大队伍的出击,如果能延缓或改变人的活动轨迹,也算是一种有效的抵抗。

但为了这场雪,我必须走出去。妻子说雪还在下,等一等吧。真正的雪景在城外,开车不方便,步行更不方便。雪再大,城市都必须醒来。宽阔的马路上来了一个车队,结婚后的车队,扎着红花。今天是个好日子,我熟悉的好几家都在办喜事,瑞雪降临,真是应景。

我把雪景发给滞留在上海的女儿,她一脸的羡慕,说偏偏她没回家过年的唯一一次,就下了多年不遇的瑞雪。雪看上去是白的,但在堆滚成的雪球

的内侧,我分明看到了透明的蓝。这与我在网上看到的南极雪景的某个局部竟然有相似的呈现。

酣睡的小儿子,九点还赖床,但听说下了大雪,穿好衣服就往外跑。他出门第一句话就说:好大的雪啊。我笑了,他才三岁,对雪没有多少感知,竟然也懂得抒情。结果,这一整天,他都成为一个负担,不是担心他摔倒,就是担心他手指冻僵,鞋子弄湿。果然,傍晚时分,他的雪地靴全都湿透了,袜子湿到脚踝。

这是一场放到四十年前普通得无需记叙的雪,但是它下在了2022年2月6日的深夜到第二天清晨的皖西南大地。一个被春节宠得像极了一个吉日,雪终将化为水流走,但雪的存在,让世界变得非常不一样,就算只是一次小小的演变,我们也愿意接受所有的后果。

这是一场让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雪。走进雪中的人,穿雪远去的人,在远方凝望这场雪的人,都成了雪的副产品。

而我留下的这些文字,也是雪的副产品。当雪走了,还会有记忆和文字一起对雪进行不紧不慢的复述。所以,这又是一场永不消失的雪。

日落
何红
摄

柿事

黄丹丹

多少年过去了,我的眼前时常还会浮现出挂了火橙色柿子的那根枝。那根褪去了树叶的遁枝,若没有几枚柿子的点缀,简直可视作枯朽的干枝,它高高地伸在墙外,在逼仄的小巷那窄窄的一角天空里,凸显了几分生气、雅趣与古味。就为那些无法言明的气与趣及味,我每天都会兜兜转转走进那条小巷,去看它们。从偶遇到刻意地看了足有一个月,某一日,再从那墙外仰头看时,我发现:枝空了,柿子消失了。

此后,我再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。那巷子在寿州的北街,似乎叫小马家巷,如果让我此刻去寻,估计我已找不到曾逐日跑去看柿的那堵墙了。至于柿子树还在否,我也从不想追问。风景看在眼里,活在记忆中,要想记忆活得久,就不要再寻踪,这是我的观点。

自从迷上写小说后,我又喜欢琢磨如何把记忆里的风景用文字绘制在小说中。那样,风景就不仅仅只存于我的脑海了。它们落在纸上,能投递给更多双眼睛。我的新小说中,就写下了这样一根柿子枝。为了那一根柿子枝,我还想像出了一棵柿子树,以及容留那棵树生长的小院以及院子里的人家。真有趣啊,这样玩。

不过写得很不顺。

我停下来。读书。看画。散步。冥想。

某日,在寿州新城区城南的某个拆迁点,我惊喜地看见了一棵很矮小的柿子树。其中还一根细弱的枝擎着一枚火红的柿子。我快步走近,看那已经不再饱满的柿子上布满了瘢痕,但其火焰般的颜色不改。一颗赤诚的果实。

那个小院,墙上有白色涂料写上的“折”字。应该是“拆”字少写了一点。一点一划之差谬千里万里焉。汉字的神奇与趣味正在于此。世间乐事万千,我多年沉迷于读写之中,迷的也正是文字的小别延展出的大意。

昨天,朋友收到我送的“事事如意”杯,拍图秀与我看。那是一只白瓷的茶水分离杯,杯身上是中国画风的柿子图,取意是“柿”字与“事”字之谐音,且柿子与如意的肖似的形状。朋友习书作画,其间寓意她自明了。她说,当晚便以此杯沏了茶饮,见此杯深得她心,我亦欢喜。

欢喜间,信笔在纸上涂鸦,画出的居然是墨柿图,墨不浓,水太足了些,洇得那纸上的柿子胖大浑圆,虽无颜色,却有团团喜气。快过年了,就该多些欢喜。过了一年,人在世上,又走了一圈,圆圆满满的柿子,寓为如意,挺好。

就在方才,我收到编辑发来的用稿通知。心下一惊,仿佛自己笔下的柿子与心中的柿子真的起了神效,让我“如意”了。对于写作者而言,阅读、思考、动笔、成稿到发表,每一步都很重要,每一步都有作者艰辛的劳作与诚恳的期待。作品的发表对作者而言,就像农人收获了庄稼一样,那喜悦是令自己继续劳作的动力。作家胡竹峰说过,每一篇作品都是努力跳起来摘下的果实。我想起自己那篇因为写得不顺而搁置好些天的小说,突然有了新的想法。

我打开抽屉,取出一枚柿饼,当作午餐柿子风干后,甜得更绵密了。我边啖柿饼,便打开了那篇小说的文档……

在在路上

刘少勤

腊月寒冬,但太阳还算给力,吹面不寒。附近的超市正火爆促销,地铁工地也在火热施工。过年的脚步越来越急,街面上人来人往,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。站在路口,耳边响着风的声音,风将远处汽车喇叭声、行驶时划破空气的呼啸声、打桩机的震颤声,火车进站的鸣笛声,还有其他各种声响,谱成曲子,奏成音乐。站在路口,我协助维护秩序,也看人看景,听风的声音,听路人话语。

几个孩子在巷口蹦蹦跳跳的,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把玩具枪,嘴伴着枪“嗒嗒嗒……”地响。寒假,娃们出来溜达的多了。“我几门考试都是A,可我妈非要问我考了多少分,在班上排多少名,还问别的同学考了多少。”

“我们姚老师家访时表扬我了,夸我进步快,演讲比赛拿了一等奖,现在跳绳连跳

几百个都不带歇的。”“我妈真怪,以前有培训班烦,现在没培训班还烦,我才不想呢!”声音都是脆脆甜甜的。几位戴安全帽穿工装的汉子走来,在孩子们面前放慢了脚步。“我车票买了,家里小的老的都在盼着。”“还有那个母老虎吧!”人群中爆出一阵爽笑。

一队婚车驶来,头车很气派,加长的,叫不出啥名,引擎盖上铺展着红的紫的粉的鲜花。红灯亮了,婚车列队停靠。南京婚礼有个习俗,婚车行驶路线一般都要经过太平门、富贵山,后宰门也就成了必经之道。路边闪出一位老人,慈眉善目的,快步踱到林肯车旁,对着后车门拱手。车玻璃摇下,露出一张笑脸。老人妙语连珠:“一个吉日,二位新人,三生有缘,四海联姻,五福临门,六六大顺,七彩缤纷,八方鸿运,九九吉祥,十分美满!”车内递出一个红包,老人又拱手道贺:“早生贵子,一气呵成,接二连三!”车里笑爆了。绿灯亮了,车队前行,老人站在路边频频招手,车窗里伸出的胳膊也不停挥动。

一股香水味和高跟鞋声同时飘过,不远处站着一位长发姑

娘,黑风衣,黑口罩,黑马靴,恰到好处地露出一截瓷白小腿。一小伙侧目盯着藕腿,吹着口哨走过。姑娘目不斜视。“今年过年还是跟去年一样,先陪我妈再去你家。”声音温婉,但笃定。姑娘身边没人,应该是用手机蓝牙在向男友或爱人发出指令。顿了一会,温婉声明显高了一截:“你妈就你一个儿子,可我妈也就我一个女儿,她身体又不好,你说该怎么办?”绿灯亮了,姑娘裹入斑马线人流中。我倒羡慕起姑娘的烦恼,我过年回家只能对着坟墓给母亲磕头了。

路口有个修车铺,几位老爷子聚在那侃大山,椅子上摆着几大杯浓茶、一摞扑克,两只狗狗一卧一趴,享受着阳光。他们聊拜登,说美国疫情,又说起南海,谈起台湾,话题最终还是回到退休金和医疗费,回到高血压和糖尿病。一辆灵车从巷子里开出,黑纱白花让人肃穆,老爷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,目送灵车离开。“肯定是三单元老张,昨天我去看过他。”“我们去看看,帮着张罗张罗,哪天都去殡仪馆送送老伙计。”两只狗狗也爬起,跟屁虫般跟在老主人身后。

